



北京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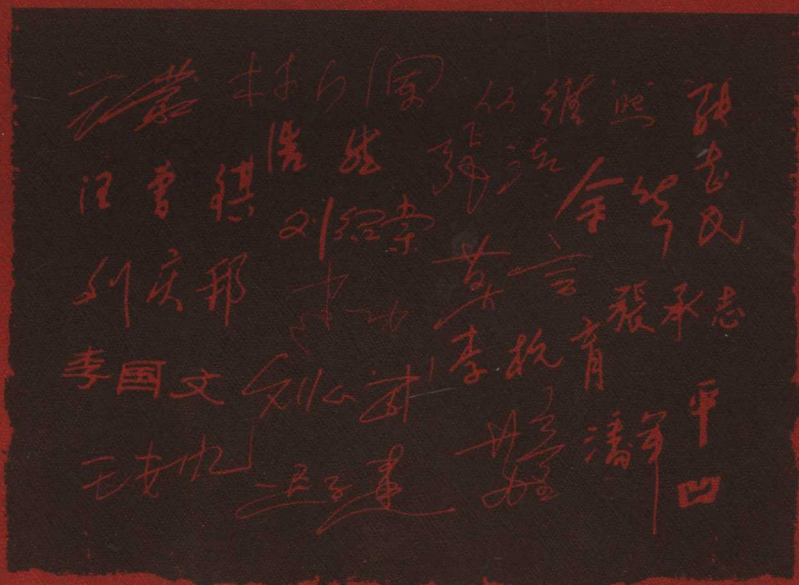
1950~2005

《北京文学》55年典藏·短篇小说卷

上

风筝飘带

刘恒/章德宁/主编



同心出版社



北京文学55年

风筝飘带 短篇小说卷(上)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同心出版社

庆祝北京市文联成立 55 周年暨《北京文学》创刊 55 周年系列

活动组委会主任:吕浩才

副主任:陈世崇 陈志强 黎 晶 索 谦 张占琴
毕 昆 李 青

顾问:陈 模 宋 汎 马玉田

《〈北京文学〉55 年典藏》编委会名誉主任:林斤澜

编委会名誉副主任:

李清泉 浩 然 赵金九 陈世崇 朱述新

编委会主任:黎 晶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迅韬 刘 恒 刘霆昭 李清泉 吴双明
杨晓升 孟亚辉 章德宁 傅用霖 傅雅雯
蓝春荣 解玺璋 谭 谊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责任编辑:蒋爱民

北京文学55年

序

上下

林斤澜

我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一个单位里相处多年，现在出55周年纪念文集，叫我写几个字。正好遇上“高温天气”，我又是“高危人群”，戏言“天人合高”，也无可推辞。

拿过文集选目一看，觉得有些年头选得多，有些年头没有选什么，回想好些年单位里的“上下”，竟也杂乱。我不知道编辑部在干什么，想来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我不能“编”大事记，也不能“辑”年表，就是一般的叙述也困难重重。

我当《北京文学》的主编，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一段时间。那是闭关锁国多年之后，“开放”开始，外国思潮不分先后都是时鲜，随时水涨，随网上来。

“一会儿，满刊物的意识流。一会儿，编辑部里全是人与人不可理解，世界荒谬。一会儿想入非非。一会儿寻根……可就是生活还是‘泥河一样流’，文学的时尚，与生活的真实脱节。”

偏偏脱节的同时，叫人睁眼看见“一元化”的“皇历”翻过去了，闭眼也觉出来多元的气象，探头探脑而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也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早已思潮万千，策略万变，昨日恍如隔世。我们做美梦的，做噩梦的，都若梦中惊觉。究竟清醒没有？问谁呢？全知全觉的死了。

最好不说话，如果非说不可，最好说点陈年八代。

陈年八代的意思是：不定哪个年代听说的，至今也还听见，也还听得过去。可见会有些道理，起码比生吞活剥的顶用。

这些话里有一句话说：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这两“出”是一句还是两句，都有理由足够解释。不过没多少意思先放过一边，行文还是力求简略“为荷”。

《北京文学》一度停刊，先后总算“存活”了五十又五年，“变幻大王旗”也若干次。现在出作品选集，不免经年作难。有的年头选不清，推给篇幅限制，“存目”备考。有的年头推一个“代表”也难。就有“代表”在别的年头曾是“毒草”，又在别的年头“平反”，现在的年头又数他“帅”。

现在虽说“多元”，但“一元”派头还有皮有脸，还“唯我独革”。选家总要代表刊物要“多”，又总要有自己的“一”。要说“多”包涵，又要把自己的“一”押上去。还要在“多”中，看见有几分之“一”是自闭，直至自绝。

20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上教座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上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砖，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

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当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嚼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儿来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乐，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举着说：我愿意，我爱。

为这本身，又在陈年八代里“鹦鹉学舌”：“二出”——“出人才出作品”。

又把选集的多选少选，归到“二出”身上。

又把走开了的，出嫁他乡的，改换门庭的，眼见走向不归之路走向死胡同的，召唤回归文学本身。殊不知这召唤成了响亮的口号，成了文学运动。

这本选集上有栏目“文本典藏”。请出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学标兵做本身的典范，请来当今的名家点评典范本身的标兵光彩。

我绕来绕去起了广告作用，却不能在请出的请来的中间，找出众口一词，议论一律，一口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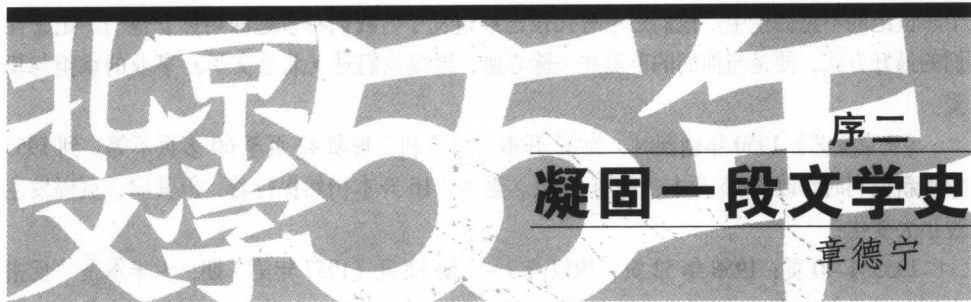
我只找出一些有关系的字，如美如爱如力……生命力、活力、原力，还有生生不息，诗的本质，和谐，梦幻，灵感，启发，奇迹……

我想在在都有道理。但必须只挑一个的话，我打算挑“爱”。因为这个字在过去，“脸上也挂着斗争”的年代，被拷问过血统、出身、经历，从受过的教育和吃过的奶，体无完肤，灭了。现如今又被媒体宣传，电视表扬，“广而告之”，“歌以咏志”，宗教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街头巷尾，打做招牌，俗了。眼见灭过，俗过。也眼见不灭不俗。忽然警觉，难道这个字也有“双刃剑”的性格。

现在比喻“双刃剑”也不少了。尤其在重要的发明上，关系着“大事”。我说的不过“小情”。“大事小情”，若出一辙。

这也是奇迹，宗教家说：“奇迹就是奇迹”。不加解释。我想必要加上猛然的感受，如同灵感：刹那兴奋，若出战栗。

2005年8月，北京。



为编辑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我们忙碌在市文联资料室的地下书库里。在混合着霉味、土腥的空气中，《北京文学》几十年的合订本，静静地躺在高大、粗壮的书书架上。由于编辑部多次搬家，更因为其间经历过“文革”，在杂志社已找不到全套的《北京文学》了。创刊以来的全套合订本，我这次才第一次见到。翻开泛黄、发脆的书页，创刊号上有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竟是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者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5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起敬肃然！

《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

《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刊较早的一份文艺月刊。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了，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直至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为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刘恒先后担任刊物的正、副主编；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张志民和职业编辑谭谊、李清泉、苏辛群都当过《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实行的是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开始，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1996年我担任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之前，陆续主持过《北京文学》工作的有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一代代编辑家的胆识和睿智，辛劳付出和艰难突破，成就了《北京文学》半

多个世纪的不息而生。他们之中有几位已经过世了，我们将永远深切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便是与他们的英魂共一脉心血，继续他们对《北京文学》事业的承担与挚爱。

《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多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至今，16开本仍然保持着，但其间，页码发生过很大变化：

1955年40页；1956年52页；1957年1~7期52页（1957年第7期，大半本是“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1957年8~12期48页；1958年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32页，下半年又改为月刊，56页；1960~1964年56页（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64页；1966年（连市文联资料室都没有，已不知其面目，据说到第5期就停刊了）；1971年12期~1972年12月，不定期，共试刊5期，88页、104页、80页不等，称《北京新文艺》；1973年~1994年，基本是80页；其中1973、1974、1975为双月刊；1995~1996年96页；1997年112页；1998~2002年120页；2003年改为半月刊，上下半月刊各为136页；2004年~现在，上下半月刊各152页。

明年，《北京文学》两刊的定价都是七元钱了，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都只售二角钱左右。如1958年第10期，定价一角五分；1978年，每册二角五分；1979年，每册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涨到每册九角；1990年，每册一元五角；1994年，每册两元；1995年，每册三元；1997年，每册已经五元了。1998年~2005年，每期定价均为六元八角（《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期定价七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号的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文字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字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更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

1999年主要栏目：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年诤言/记忆/人物/旧文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

2001年主要栏目：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天下中文/文化观察/新人自荐/真情写作/纸上交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

从中折射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历史沧桑。这是一段凝固的文学历史，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同时，令我们想起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名字和享誉文坛乃至震惊世界的名篇：1961年1月号上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一个导火索；至今难忘的还有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箏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以及20世纪末那一组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文章。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20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她以自己骄人的业绩，成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的实践者和繁荣发展的见证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所幸的是，《北京文学》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和市财政、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03年1月始，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2003年新创办的下半月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践“好看、权威、典藏”的办刊理念，在栏目设置上力求“人无我有”，在选稿标准和出刊时间上力求“人有我精，我快”，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的“名家评点名作”卷，便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文本典藏”栏目的结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套文集虽有六本、300多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散文随笔卷、名家评点名作卷，但仍无法囊括《北京文学》55年来的所有精华，不少获奖的作品也未能编入，而只作为“存目”“记录在案”。有几篇当年系按中篇发表的小说，此次因出版时篇幅原因，只能收入短篇小说卷。编选也只好到2002年，一是因为近两年的刊物毕竟容易找到，二是近两年的好作品已出过多种选本：《好看小说选》、《作家人气榜》、《现实中国》、《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等。

因种种原因，这套选集尚有不少疏漏、遗憾，敬请广大读者和文学前辈见谅。借此机会，谨向始终关心和支持《北京文学》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前辈致谢！致敬！

《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5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5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份杂志，则是将近六百期的积淀，摞在一起，有二、三个人之高。人们常说“著作等身”，而摞在一起的55年的《北京文学》何止“等身”？那是数倍于“等身”之巨啊！对服务于这份杂志的工作人员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尤其是飞翔的文学梦想，一寸一寸生命付出的无怨无悔，更有攀登人类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的艰苦卓绝和执著。

55年，《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良好的文学传统。在读者心目中，她是一份关注时代、民生和人类心灵，品性高雅，张扬艺术理想的文学杂志。这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精神指向。

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能够如此地真正靠近文学，乃是我们的幸福。文学温暖

风
箏
飘
带

我们，文学照亮我们，文学滋养我们，文学感召我们。文学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文学使我们懂得敬畏、思考和感动，文学使我们富有，文学使我们拥有了一种忘我的爱，更使我们在平凡而致远中拥有一种童真般的高贵。这就是文学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5年前，在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0周年时，著名作家王蒙曾撰写文章《刊物比人更长久》。今天，我们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时，这句话仍然最能代表我们这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杂志社同仁对这本刊物最美好的祝愿——刊物比人更长久！

谨以本套文集见证你们、我们、他们的文学道路和理想。

谨以本套文集纪念你们、我们、他们的青春和不朽梦想。

2005年8月12日凌晨4点

北京五十年

短篇小说卷(上)

目录

序 上 下	林斤澜/ (1)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 (3)
该从哪儿出发	张志民/ (1)
收 获	刘绍棠/ (7)
喜鹊登枝	浩 然/ (12)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 (17)
杜子美还家	黄秋耘/ (24)
话说陶然亭	邓友梅/ (29)
内 奸	方 之/ (36)
小薇薇	瞿 航/ (55)
梧桐雨	从维熙/ (61)
伍子胥和浣纱女	萧 军/ (71)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74)
聚 会	甘铁生/ (84)
枫叶红似火	杲向真/ (91)
风筝飘带	王 蒙/ (97)
雨,沙沙沙	王安忆/ (108)
笨人王老大	锦 云 王 毅/ (115)
丹凤眼	陈建功/ (124)
空谷幽兰	李国文/ (136)
受 戒	汪曾祺/ (148)
雨 中	张 洁/ (161)
温柔之乡的梦	魏雅华/ (164)
大淖记事	汪曾祺/ (177)
轱辘把胡同9号	陈建功/ (188)
好了歌	贾平凹/ (204)
寻 找	张一弓/ (216)
谷雨茶	韩少功/ (224)

北京五十年

目录

短篇小说卷(上)

七奶奶	李 陀/ (235)
黑 墙	刘心武/ (241)
枣树院	蒋 韵/ (246)
大哉赵子谦	王安忆/ (253)
逍遥之乐	陶 正/ (269)
沙灶遗风	李杭育/ (277)
春 天	张承志/ (290)
谁是我	宗 璞/ (298)
云致秋行状	汪曾祺/ (303)
枯 河	莫 言/ (317)
雪 霁	何立伟/ (324)
陶 罐	郑万隆/ (330)
走窑汉	刘庆邦/ (336)
支书下台唱大戏	邹志安/ (343)

短篇小说卷（上）

该从哪儿出发

张志民

风
箏
飄
帶

说是“咬”吗？屋子里连一个臭虫皮也没有。虽说有几个长嘴蚊子，在屋子里像小飞机似的瞎“嗡嗡”，可是战士们睡在蚊帐里，比待在防空壕里还保险。干馋得它转来转去地着急，连一口也摸不着吃。

是不是“热”呢？按说倒正是个伏天，可是连着下了这几天小雨，那向来就爱光膀子的人，都把小褂穿上啦。特别是一到这黑夜，窗子里不断地往进刮着小北风，正是个不冷不热的好天气，班里的人睡得甜甜的，“呼噜呼噜”的鼾声响在一起，真跟那坦克车过来了一样。

月牙儿穿过树梢，照进屋来，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不像是半夜了，倒像是天已经明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七班长吕金旺那个膀大腰圆的身板，躺在那儿占了少半炕。战士王小明像个虾米似的缩成一个蛋，躺在窗根底下，可是两只小眼还不断地乍蒙乍蒙的，他还没有睡着哩！

紧那头睡的是陈三桂，六尺多高的大高个，顺直了腿这条炕上就躺不下他，每天躺下，他都是来俩斜插校。他虽说是闭着眼哩，可是连屋里的蚊子叫，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炕这头小明翻过来：“咳！真他妈咬！”炕那头三柱翻过去：“咳！真他妈热！”两人就像翻饼一样，翻来倒去，整折腾了半宿啦！见别的同志们睡得那个香劲，他们是又烦，又馋。

小明披上衣服又去解小手，解完了像个傻子似的在厕所里站了半天，又回来坐到门口上，低着头待了一会，他到指导员的屋子跟前听了听，指导员正睡得一点动静也没有，想喊个“报告”进去跟他谈个问题，又想到这半夜三更的惊动他不好。他走到他哥哥二排长那屋窗底下听了听，二排长正睡得打“呼呼”，也没好意思进去叫他。把腿伸进屋里又撤回来啦！心里憋着个疙瘩，恨不得立时把它解开。

他又躺在炕上，抓抓翻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见三柱那也是翻来倒去的睡不着，就想跟他拉个话解解闷，他说：“三柱！怎还没睡呀？”三柱说：“热得不行，一抓一把汗。”三柱问他：“小明！你今儿个怎这么爱解手呀？”小明说：“咬得受不了，一抓一条红印子，

睡不着就想出去风凉风凉!”

要是往常，他们俩得抬起来。他一定是说：“一点也不咬，你别鸡巴瞎扯啦!”他一定是说：“这屋子一点也不热，嫌热你钻冰窟窿去呀!”可是今天，俩人谁也不顶，其实，谁也知道既不熟又不咬。俩人说句话，不过是互相解解闷而已。说实在的是俩人心里都打着个小算盘。

小明想的是：昨天指导员报告了整编复员的问题以后，他为什么就偏偏地问了我：“小明！要叫你复员你乐意不乐意呀？”他为什么就偏偏地问我呢？

他想到那个情景：他哥哥二排长也在跟前，指导员还问他哥哥：“你们家里不是就还有两口人吗？”他哥哥说：“是，一个老娘，一个八岁的妹妹，爹死了七年啦！”指导员还问：“最近又来信着吗？”

“来着。”

“是不是还是说家里没得吃呀？”

“不是，说政府里给贷粮啦！能吃到接秋。”

说到这指导员又说：“你这个家主要是没有劳动力呀！兄弟俩都在队上，家里就是得困难点。”指导员说了这以后，就问小明愿不愿意复员？小明说：“复什么员呀？这就是我的家，把我从三连复到四连去行了，叫我回家，说出天来我也不干呀！”

指导员问他：“为什么呢？”

小明绷着小脸说：“谁不知道了我当兵的那会连个大军褂子都穿不起来，行军走远了，都是骑在营长的马屁股上。这会咱五尺高的小伙子啦！叫咱回家？要不取消解放军，我就不回家。”这会小明心里怦怦直跳，他倒还没想到什么“保卫祖国”啦！“永远战斗队”啦的！反正一提说“复员”两个字，他心里那种对部队火热的感情，叫他怎么也接受不下去。

现在他心里正在想：是不是已经写上我的名儿了呢？也许是！俺家里又是那么缺人手，俺又吐血，俺哥俩在队上，上级许是叫回去一个。他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乱得像老鼠抓似的难过。他又想明天怎么去找指导员要求，要真叫俺复员俺就得说出个理来！第一条，家里困难是困难，可是这几年也没饿死呀！以后生产搞好了，就更挨不着饿了。第二条，俺吐血也不是好不了啦！年轻轻的就是吐血也还能干他个十几年呀！第三条，蒋介石还在台湾躲着哩，美帝国主义还正要挑拨大战，俺当了几年兵啦！总比个新兵强，……反正一句话：“俺不乐意”。

三柱想的跟他却是两岔岔的事，三柱是想：为什么指导员昨天晚上叫了我去谈话呢？他问我：“这些日子腿还疼不疼？”我告诉他：“这几天痛得越厉害啦！”他问：“医生检查说什么？”我说：“我这腿西医就治不了，就是俺们当村有个老先生他能治。错了他，就是那北京大医院他也没法。”他说这些话有点不合事实，所以就一边说一边编，他想着医生几次来给他检查的情形：

医生听听摸摸，问得他底底道道，连多少年以前的情形，连他的祖宗三代都问了，最后还叫他坐在凳子上，把腿伸出来，拿手在他膝盖上一敲，他两条腿“噔”一下弹起来多高，医生说：“你没有寒腿，从腿上检查不出病来，别的地方也挺健康。”这句话说得他脸

上红起白落的，也没有什么理由争辩，就只是赌气地说了句：“反正疼不疼自己知道。”

这句话倒也对，他自己真的确是知道他的腿不痛，只是打去年春天他才想起来他的寒腿，那是他老婆来看他，刚刚回去没几天。老婆跟他是两三年没见面了，还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到队上瞧过他一回，那会来时穿得破破烂烂，虽说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媳妇，可是看模样像个快小三十的人啦！来跟他说了些家里的困难，说：“爹起早赶黑地供不上几口人的嘴。小叔子给人家扛活挣的也不够家里吃的。”这些话叫三柱听了就像更增加了他革命的勇气，他说：“熬着吧！再过两年革命胜利了就好过了。”从这，三柱在战斗上立了两次大功。

这一次老婆来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穿着可身可体的毛蓝布裤褂，一脸的高兴，还给三柱拿来的枣、糕，还给他做的鞋、袜子。他告诉三柱说：“分的地足种，头年秋里收得挺好，爹这会干得不知道啥是个‘累’，来的时候一劲地嘱咐我：‘就就叫他好好地工作，家里没啥愁的啦！我也硬朗。’”可是为啥从这以后，三柱倒装起病来了呢？

是他脑瓜子里一天转着：也差不多了，咱也不求个大富大贵，家里有吃有喝，老婆孩子都有，我就知足了，这会也胜利了，该回家歇歇啦！一会想起家里分的房，一会想起家里分的地，一会想起老婆。一想起这来，他心里觉着那腿就跟真疼一样。

三柱还在想着：“复员，我得要求要求。”司号员就“哒哒”地吹了起床号。

二

操场上，指导员宣布说：“今天下午，团部来人召开英雄模座谈会，这两三年以内的英雄模范都参加。”他又念了这个名单，有二十几个，有王小明，也有三柱，一念到三柱那的时候，七班长报告说：“他腿痛，没来。”

指导员到了七班，三柱正在炕上躺着哩！见指导员来了，想问问他能不能复员，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心想，也许他来就是说这个事哩！可是指导员问了问他的病以后，却说了个：“三柱，今个开英雄模座谈会，你得参加。”这一下把三柱问愣了。他问：“我是什么英雄呀？”指导员说：“两年以前你不是咱们连里的大功臣吗？你一连缴了二十条枪。你单独完成过好几次重要任务，你忘啦？”说着就顺手从地下枪架上拿过他的那条步枪来说：“就连这条枪还是你缴的哩！为夺这条枪你不是还挨了两刺刀吗？”这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突然袭击到他身上，使他不知在想什么好了。

指导员走后，他下地来，坐到枪跟前，拿起他那只崭新的发着蓝光的美式步枪，仔细地端详着，像是一个和他挺熟悉的好同志，跟他有说不出、离不开的感情。

那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在一次战斗时，他们一个连被打得只剩下了七十个人，他们这个班，只剩下了班长跟他。可是敌人还在猛烈地攻击，炮弹打在他们守的那个堡垒上，把堡垒打得只剩下一半了。他腿上负了伤，敌人已经冲上来，他跳出堡垒和敌人拼起刺刀，腿上的鲜血顺裤腿往下淌着，直到他跟两个敌人摔起跤来，敌人又扎了他两刺刀，我们的增援部队才赶上来，把敌人消灭。还有一次攻坚，敌人的堡垒十分坚固，连长命令他们班

去靠炸药爆破，连去三次的人都被打倒了，最后他把炸药背起来，一直爬到敌堡跟前，敌人的手榴弹炸伤了他的左手，他用一只右手也把炸药靠好，完成了爆破任务，部队才攻进城去。

那时候，连里谁不尊敬他？陈三柱这个名字，他自己听着也是那么顺耳，可是以后呢？以后自己身上就背起来一个包袱，工作不正干，学习也“希特拉”，想来个开小差向后转，这个名声又实在难听，要真那么着作了，咱吃了几年革命的饭，可怎么再有脸见人呢？要真有那么一天上级看着咱寒腿，队上干不了啦，叫咱退伍回了家，那是正大光明的，从着打上这个算盘以后，别人看着咱三柱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啦！自个儿听人家一叫“三柱”，脸上也刷的一红。是不是人家都知道了他的底细呢？他想一定是知道，要不为啥指导员老找他谈话，班长也常跟他扯，说来说去总是个腿的事。

三柱想到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打击着他那要求复员的勇气，他又从小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红色的，上边有一个战士举着大旗的英雄章，仔细地看，它不像以前那么发亮了，在口袋里磨得掉了红漆，后面的别针也坏了。以前他总是把它别在胸脯上，后来就没这个心情啦！索性就装到口袋里入库啦！今天说开英模座谈会啦！他才想起来看看，可是一照面，就像是跟他说了好些话，头一句就是：“三柱，你不能复员。”

三柱觉得浑身坐不稳立不安的，就到院子里乱转，走到二排长房子跟前，只听里面有两个人说话，有一个还哭声哭气的，他侧耳一听这是小明，小明说：“咱连里这么多人，那为啥非让我走不行呢？”

他哥哥二排长说：“你想想咱连里谁有你的条件合适？再说也不光你一个人呀！咱们连一共有七个人哩！”

“我有啥合适的？我头一条就是不乐意。”

“你不乐意离开部队，好是好，指导员也说了，要实在不乐意复员就不复，可是你别把复员当成个羞耻事，复员也是光荣的，要是条件不好的，在队上是落后鬼，到了乡村去想当个流氓二流子的人，想复员也不行呀！你们这复员回去还有任务哩！搞生产，领导民兵，帮助地方工作，任务也多着哩！不是队上养不起你了，这是一方面为使部队更精悍，战斗力更强，一方面减少了人民负担又增加了人力参加生产，你说打仗为啥呀！打仗还不是为搞好生产建设国家。现在，打完仗，国家生产重要，就得有一部分去参加生产，毛主席说这么一来，用不了几年咱国家就富起来啦！”

小明还是有点不乐意地说：“那，我得好好去想想再说！”

他哥哥给他解释，就像往常找他去谈话一样，说起来是亲兄弟，可是在工作上他们是上下级，他们俩谈话的时候，要不是知道根底的人，谁也看不出是哥俩来。二排长说：“想，就看你从哪出发了，要从个人出发，那就有盼得恨不能一下回家睡热炕的，也有说啥也不走的。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那就是需要你复员就复员，需要你在队上就在队上。”

在外边听的三柱，从打一听说到“复员”两个字就呆在这，一直听下来了，他心里想着：“从哪儿出发？我这算从哪儿出发呢？……”没有别人应声，他自己就答覆啦！这是从三柱的坏思想出发。

小明又问他哥哥：“为啥就需要我回家。”

“你想想，你身子骨那么单薄，一行军就吐血，不睡热炕就肚子疼，以后闹起正规的练兵来你怎受得了。指导员说你走的时候，从咱卫生部带上药，回去一边吃药一边休养，也许有两年就好了。再说咱哥俩都在队上，咱娘一天比一天地老了，你回去也能顾一顾家，要说村里的工作，不像军队上这么严格，你这身体还满能对付，在队上你是学习组长学习模范，要到村里给民兵们上上课还不满行。”

三柱只顾把耳朵靠在窗根里听着二排长跟他兄弟谈话哩！他盼着能说出“三柱”这个名字来，听听复员名单上是不是有他呀？可是听二排长这么一说，自己越想越不够格，就趴在窗台上像睡着了似的打起瞌睡来了，这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说：“夜里没睡呀？”吓了他一激灵，扭头一瞧是指导员。

指导员看见三柱挺难以为情，嘴里“呵呵”着说：“热！热得不行！”可是自己说都觉得不合情理。指导员没管他这些，只是告诉他：“三柱！今几个英模座谈会，谈的题目是：你对整编复员的认识。这要联系到群众为什么就选你当了英雄模范，还要联系到你现在的思想情况。你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咱们连里挺老的战士，应该好好准备准备发言。”三柱答应说“对！”就扭身回班了。

指导员走进二排长屋里，知道他们兄弟俩正说复员的事，这是指导员分配二排长找小明谈的。小明见指导员进来，半天也没说什么话，心里只是想着，我要真复了员，这跟咱一起待了好几个的指导员，也看不见了。

指导员问二排长：“谈得怎么样？”

二排长说：“道理他倒是懂了。”

小明说：“俺还是个候补党员哩！那到了村里怎么办？”

指导员说：“村里跟咱连里一样，也有支部，你到了时间他们就给你转正，你到那儿一样过着生活，要不好好干也得受批评。”

最后小明跟二排长说：“哥哥，我那个枪还给我留着，什么时候有个风吹草动的，我还回来哩！”指导员拍拍他的肩膀，拉过他的手来，不由心里生出一股热辣辣的感情，像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弟弟，要离开他出远门了。

三柱回到班里，闷着个头，一声也不哼，班长问他好点不？他说：“你跟我讨论讨论吧！指导员叫我准备发言。”

班长把他说的题目想了想说：“选你当英雄是因为你从革命利益出发，你办了好事。要整天替个人打算盘，你一辈子也当不了英雄。”谈到对于整编复员的认识时，他说：“不适合在部队的复了员，这对军队对国家生产都有好处，要是人人都回家睡热炕抱娃子去，那蒋介石不用请就回来了，管叫你热炕也睡不成，娃子也抱不上。”

三柱低头想着，班长的话像是句句都是对准他那心眼说的，他脸上一阵惭愧，又抬起头看到枪架上他那棵熟悉的步枪，步枪也像在告诉他：“你不能离开我，你家的好日子，革命的胜利，跟我分不开。”

三柱越想心里越觉得惭愧，自己革命三五年，家里的好光景是从老虎嘴里夺来的，今

天，老虎并没有死，蒋介石还在台湾躲着哩！美帝国主义正准备着打仗，枪杆子不能放下。一阵痛心，就跑出去了，他腿一点也不痛了，他去找指导员要说出这心里话。这时，吱吱的哨子响了，外面喊着：“开英模座谈会的集合喽！”

载 1950 年第 1 期